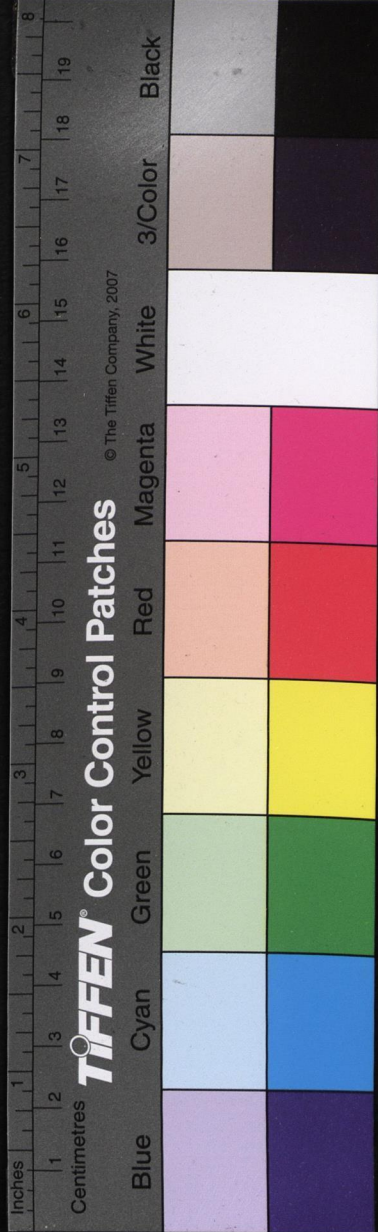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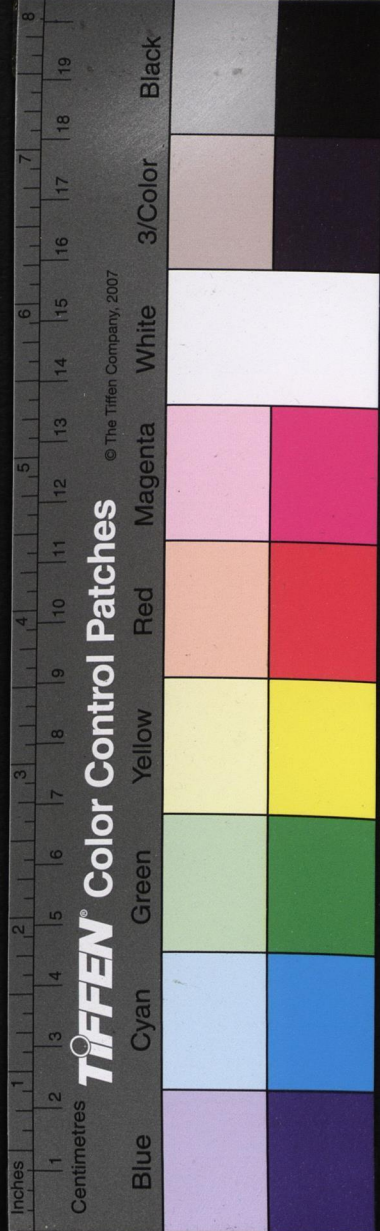
是爲浴沂亭門以外爲月池環池左右翼爲舍  
百楹擇九邑之髦雋講業於此當兩翼夾路之  
中爲坊者三曰理學忠節名臣斷自歐文忠楊  
忠襄周益國而下若干人皆揭其爵邑姓名以  
備一郡偉觀極臺而南聚土築堤以捍衝決廣  
三十丈有奇周五十丈有奇高稱臺倚臺而東  
建庵曰淨土沙門寺之起自壬辰十月落成于  
甲午三月帑不費公調不程民郡人士莫不色  
喜以公之命屬秋勒石記其事秋因有感於今

昔廢興之故而竊慄然懼也夫慮始之難不獨  
愚民膠成業而重改作人情大忤皆然由今眎  
之百餘年龍魚之區曠然頓還舊觀數閱月而  
劇工成又何易也蓋公之學道愛人精神真惻  
誠通於不言之蹊而響捷於在陰之和山川待  
人而靈謂公信乎雖然此猶有待也大人之學  
有本有實識其本則趨不眩履其實則見不虛  
立其大則施不匱吾郡先輩篤操修而矜節繫  
其於關鍵尺蠖之間至爲嚴峻德靖以來二三



君子崛起倡明絕學修前業而益大之士習翕然比屋嚮風海內推稱至比於鄒魯蓋其盛也乃近世談學者溺其旨矣洸泆蕩大而無當恣其意見精魄無所忌於天下猶曰見大爲名爾無問本實卽閭里之操反不得與曲謹自好者同年而共稱說者至以學相詬病嗟嗟學術之敝也極矣郡人士儻有是乎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昔所表豎理學忠節諸君子麟麟接踵夫非郡所產上乎江山如故典刑未遠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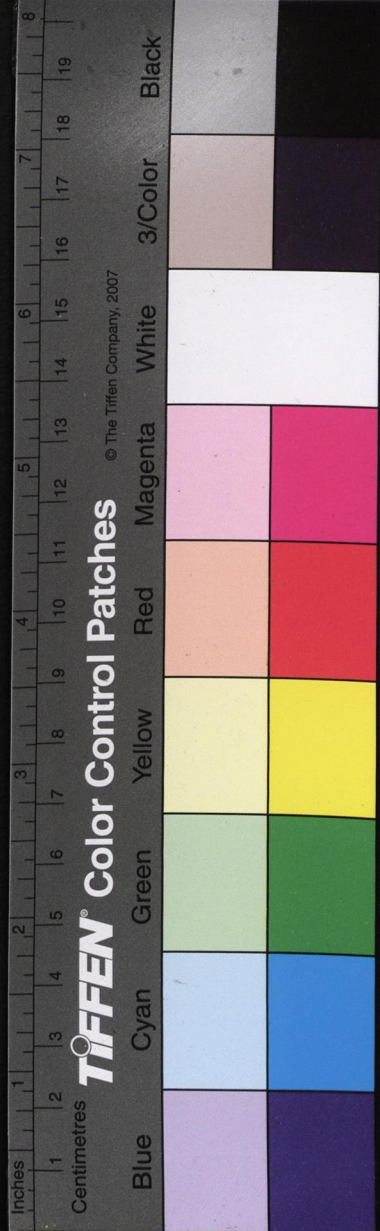
自有志耳夫且惡乎待哉夫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公且貽之堂與示之儀的炳炳乎揭日月而招之若呼寐者而教之醒士生今日已不可謂無所待矣公不難于易其所難而士自委于難其所易顧猶沿當世而趨波流乎非夫也是則可懼也語有之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出乎豪傑入乎不肖有士於此豈獨山川之辱抑亦良師帥之憂士必不然夫地靈則人傑予益於今日之役覘之矣乃其敦本尚



實力紹正學嘉與郡人士更始則有先生長者  
主盟在秋雖不敏願奉鞭弭以從是役也所費  
緡錢總若干公貲之外聽士民自捐輸者半中  
丞邊公直指陳公備兵袁公各檄助若干緡而  
後先率成直指公力爲多郡丞何公別駕王公  
謝公司理劉公咸佐汪公有勞焉董役則郡人  
胡郡丞相尹別駕學孔也汪公名可受字以虛  
起家庚辰進士其爲守廉明而有至惠治狀直  
追古人當別有表著不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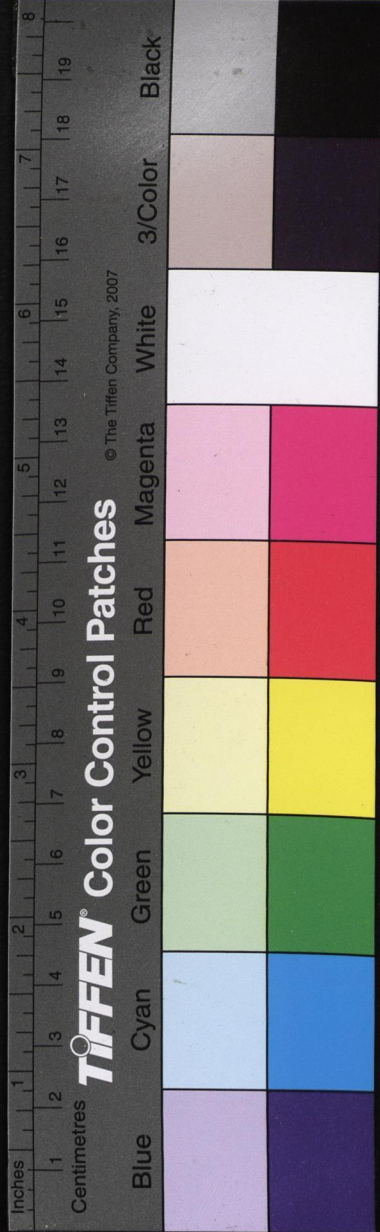
吉安府重修儒學記

太守張公守吉之四年政平訟簡百廢具興孳  
孳以作人化俗爲本務每朔望朝先師廟則登  
堂集諸博士立諸生庭下相與談說經義不厭  
令諸生亦各以其時質疑疏枉不欲以它故棄  
黷宮而接跡公庭諸生無不厭所欲去人人自  
以爲太守親已已周視諸堂廡齋閣廬舍祠圃  
亭臺率圯廢蕪穢不治又邊豆鐘鼓質之故籍  
疆半烏有乃徘徊歎曰茲學不飭久矣方今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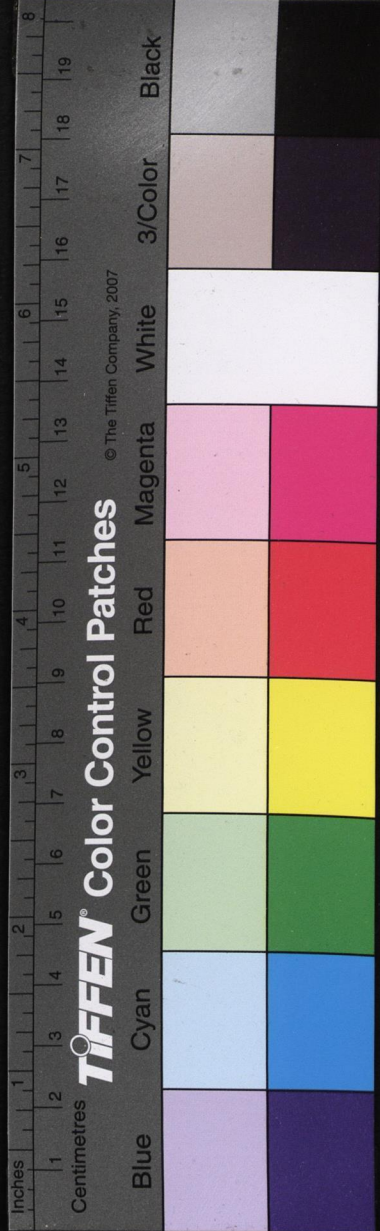
宮梵宇基布星羅而興賢育才之地顧視爲闕  
曠敞焉而莫之省風雨不蔽俎豆不列風厲之  
謂何長吏之耻也乃減祿入捐贖醵龜吉考虔  
鳩匠庀工凡梁桷之毀剝甍甍之殘蝕丹堊之  
滂漉或易而新或因而理卽所稱烏有者悉次  
第修葺視昔益燦然備矣始事於己亥某月訖  
工於庚子某月旣成諸博士率諸弟子偕來造  
余請曰郡學自白坡何公一修以來至于今春  
秋多矣張公來乃益爛焉有光前烈可無言以

記不朽記莫如先生余惟吉州文獻素甲天下  
士之蟬聯鼎起以文章節義理學後先輝映者  
可按牘而數也其在於今雖不乏卓偉瑰傑之  
士稍稍稱黜替矣固氣運之虧盈遞遷司教化  
者與有責焉夫土敞則草木不長澤污則龍蛇  
不宅物理固然茲舉誠賢守長事也且余聞之  
諸所經費不貲而上不徵官帑下不程夫錢部  
人不見役作之擾而大工犁然畢具非賢而才  
曷克辦此余心嘉焉記故當乃進博士諸生而



語之曰諸君亦知太守指乎自微言絕大義乖  
士習人心浸淫日趨於頗緇黃之舍金碧晃朗  
而鄉校鞠爲茂草士不厝迹膠序講業鄒魯而  
侈譚竺軋之教此世道之憂也夫入於彼必出  
於此故韓子有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救世者  
有深思焉吾郡自宋以來學術最正士風最爲  
近古明興二三君子益大振之至於比屋鄉道  
足稱綦盛而間者一二奇衺倡左道以譁衆招  
搖旗鼓一時人心靡然如嚮鈴鐸喧逐男女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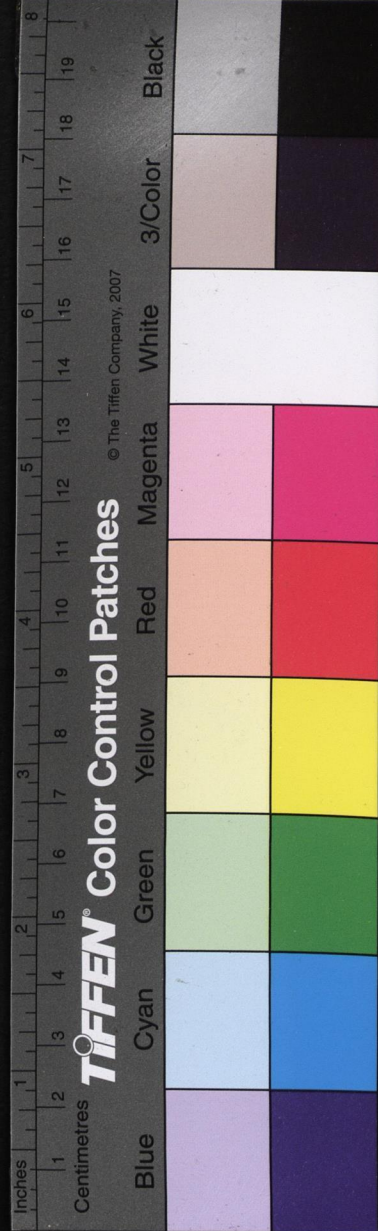
還乃至枯肋敝吻趾相錯於法王之前而稱弟  
子者大抵皆士人徒也太守聞而患之乃謀其  
尤黠者重繩之法狂風稍息而若有逸於繩之  
外者太守豈不能日操三尺盡拔其根株誠欲  
重吾道以勝之不徒斷斷與彼角也夫重道莫  
如尊聖廟貌飭則聖道尊將士之過而趨瞻而  
起敬者當悚然思曰此吾師大聖人之宮廟也  
聖人之道其根本在倫常其精微爲性命而其  
致用以爲天下國家六經炳然如日中天又焉



舍康莊而俛俛乎歆側之是趨蓋潛而易之其  
入必深因而導之顧化尤速太守之用意微矣  
後有能明先王詩書禮樂之道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紹正學而光前修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  
徒聯師儒飭功令斬於明經射策以取巍臚則  
諸博士業以無失職矣夫豪傑之士豈必待文  
王而興矧今倡導新教化大明將所表樹可  
勝道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太守有焉又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弟子勉之請以是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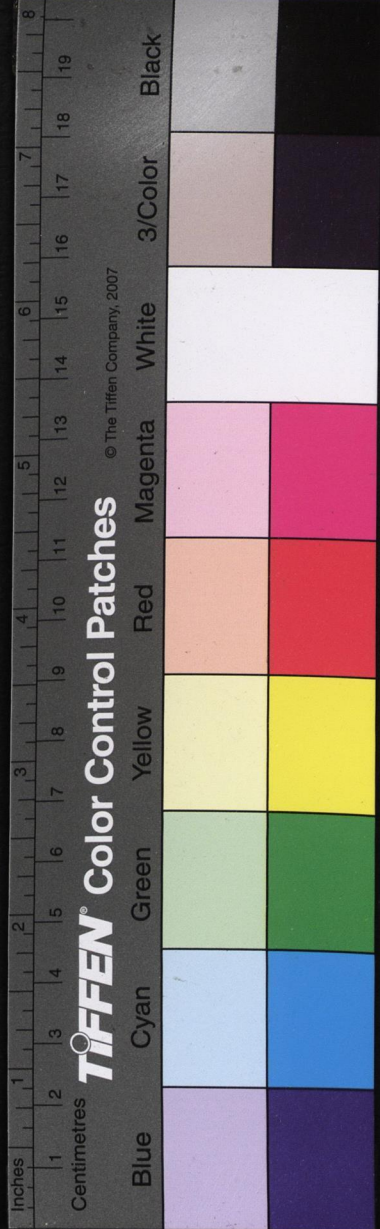
諸來者公名某錢塘人起家己丑進士司空郎  
出守吾郡在事久而有擔當諸所爲郡人建利  
捍患者不遺餘力其行也郡人依依如孔子之  
去慈母當別有論著茲不具論贊其事者二守  
林公某別駕胡公某唐公某司李毛公某皆有  
造于多士者也博士則教授楊某訓導湛某王  
某李某鄭某劉某徐某皆先後至視成者而董  
理則郡檢教林某廬陵丞成某也法得備書

南嶺劉氏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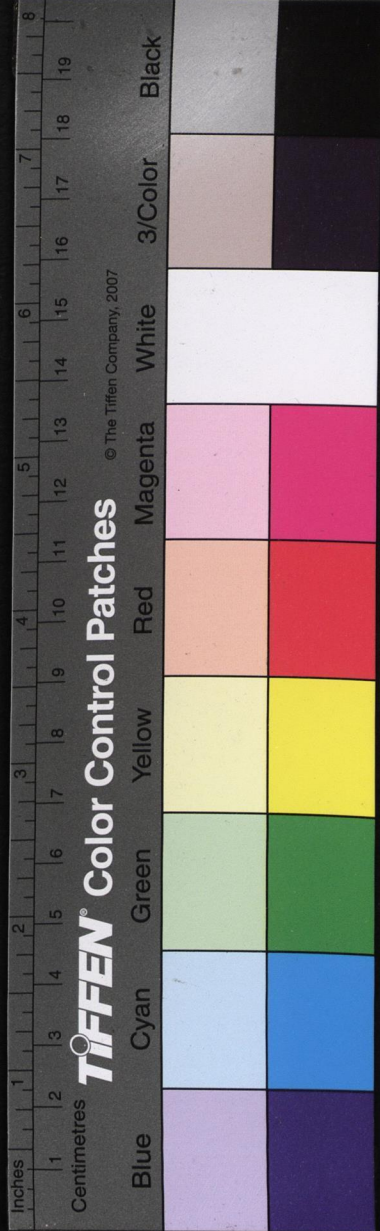
祠所建爲金原南俯清溪北負峻嶺所謂宋楚  
隱公故宅是也父老傳云宅地廣有阜崇隆者  
如列宿今陵谷變遷不盡存存者隱隱臨溪上  
猶可一二識也劉之先系出長沙定王發其後  
有玉堂公瑜繇分宜小白芒贅廬陵史氏生翰  
林學士諱維是爲廷評公考廷評公以南唐保  
大三年乙巳徙吉水之南嶺即宅于金原于是  
稱始祖諱滔字禹噴仕南唐元宗爲廷尉平卒  
壑枸梓丘與妣彭夫人合墓至宋置祠其上

知何 年美崇寧紹興間宣尉公彥昇六子咸  
以經術才名通顯當時世居南嶺者爲德臣公  
侯端臣公佃賓臣公份自宋至明析三族他或  
徙廬陵或徙楚而楚隱公者其先世爲廷臣公  
儔留居金原者也宋咸淳中山民先生雲驥元  
元貞間桂隱先生誥後先修祠典迨元末經兵  
燹而祠堂巋然如故明興得因所祀主以續譜  
系語具譜序中洪武乙丑改祠金原正德乙亥  
復祠枸梓丘嘉靖乙卯議遷先王父平樂公謂



宜從始祖故地時格于群議竟他遷後二十六年乃復金原之舊于是從始遷之誼及七世始析而祔以八世而下宜祀者爲堂曰如在曰時思又祀玉堂學士兩祖爲堂曰啓祖署其門曰南嶺劉氏祠外爲垣而道關其東嗚呼廢興之故可得而攷已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法不可行于世而族不虞難合者良以祠堂之爲祭斯會斯可以糾率其衆以生其孝弟相親之心故吾族自崇寧紹興至今派分甚遠其他徙

者且爲不可知之人而茲三族叙尊卑列世次歲時伏臘爲家人禮棣栢几筵之慕世世勿替豈偶然哉夫尊尊親親厚道也然自江南重閩闕而流風遺俗幾以右族爲單門之所聚冠纓之士自相引重或不難降體黜色以事烏合之貴人而同吾祖者甚至鮮衣怒馬以凌誅加之此孝子慈孫所大不忍也故必本族之大宗世世可徵然後未徙之先祖與既徙之後裔不至淆而無辨族可得而合也詩曰本支百世夫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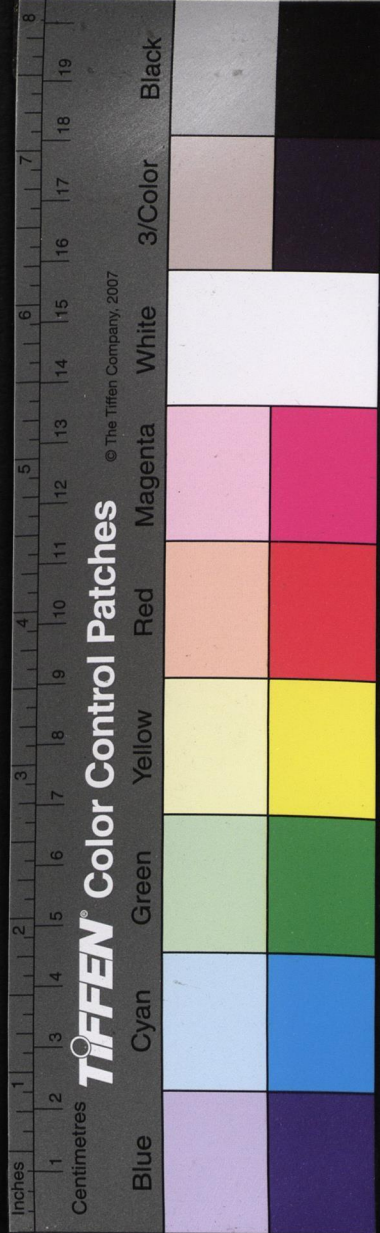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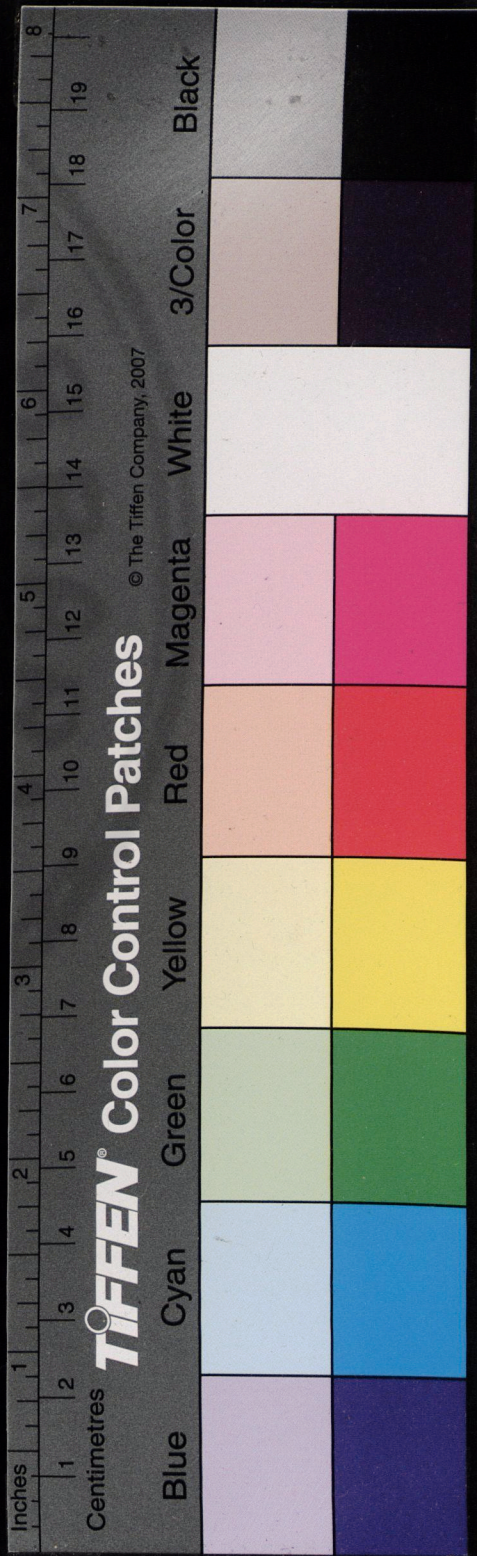
辨本支而至百世後之君子將於斯觀禮云是役也勗始于萬曆辛巳十月七日訖功于壬午某月某日創謀卜度則予仲父偕志孔用敦思禮天復天任程材庀工則族長瑗及子龍昭敬應春應夏應時應冬士遇士建士遂均孝思殫竭共成厥事者也謹記

劉大司成文集卷四

不孝男同升編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五

吉水

劉應秋士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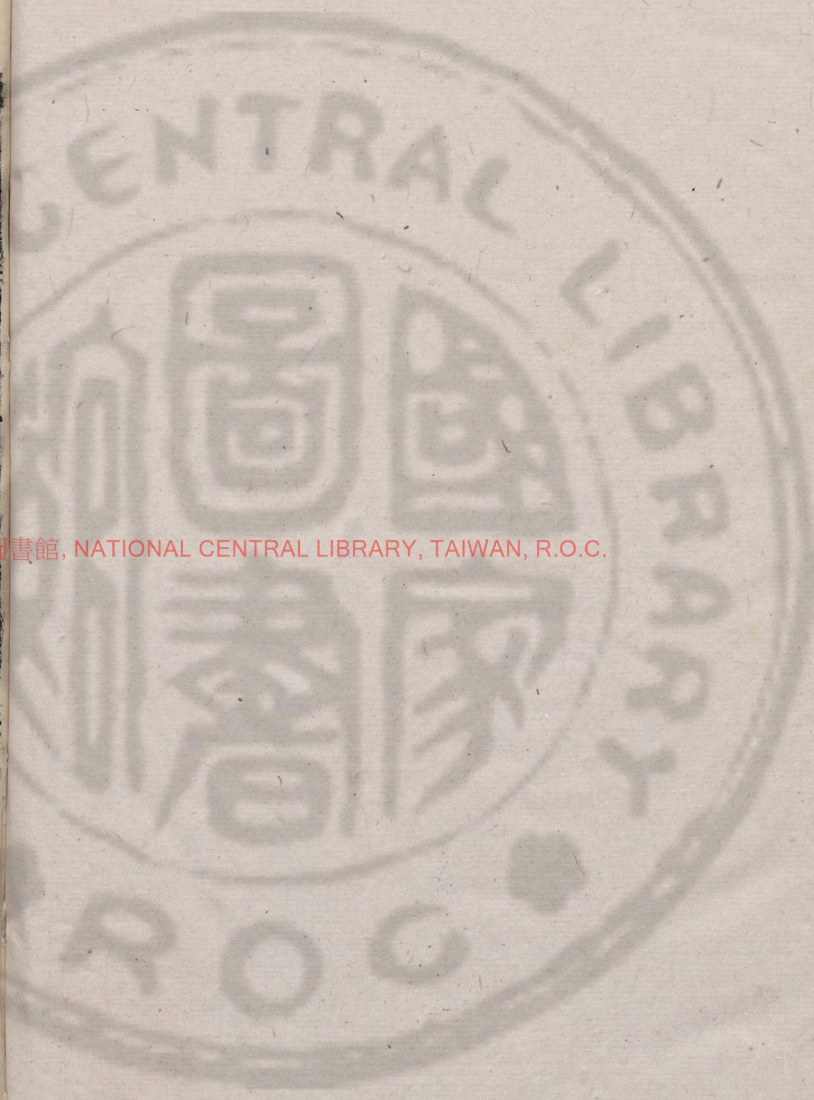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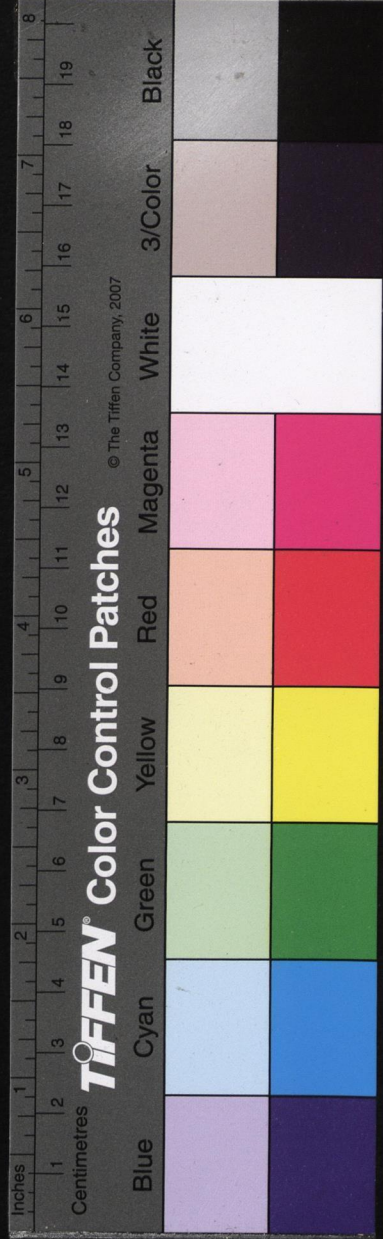
本朝列卿年表序

節課

成周之王董正治官自公孤而下無重於六卿者責以率屬倡牧而阜兆民典任至閎鉅矣書稱常伯常任準人克俊有德號得人最盛而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載其姓名其忠貞服勞爛焉在太常者可指  
數也何立政若彼得人若斯之難也

興統一函夏監周官而損益列卿分職各暨  
乃僚權無專恣而網維自定員無冗贅而貫理  
甚周制盡善矣罔亦少密焉清議捷於桴鼓察  
伏極於淵魚鵝梁之辱甚於榜掠萋菲之鋒瘡  
於芒刺故二百餘年間士之列是秩者率以積  
勞敘遷而一不當輒挂吏議奉法救過日不暇  
給名卿往往由是幸而以勲問終者其用心斯

已勤矣豈獨其功令則然士亦兢兢於當世之  
禁云夫理鑑所以觀形稽德所以程心詩書述  
虞夏之際遐哉尚矣質所見聞孰善孰敗孰辱  
孰榮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於是譜其本末表而  
著之令後之君子得有所覽鏡焉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甲午程錄

是歲甲午順天復當比士

上命臣應秋從臣良右典試事既籍

奏臣謹序末簡臣最駑下荷



上恩拔踰涯職備

講幄自分無能為報庶幾得士効

上臣之願也臣又惟頃歲待罪兩雍職造士夫

造士猶樹木然豐培時溉以需匠使猶然靡所

表效臣今者乃得操繩墨而程材一不當何以

稱

上登覽至意罪大不細臣用是滋懼雖然臣有

所覘而知

今日之必得士也昔者周宣王之世南征北伐

天下蓋中興矣當其側身而懼念及矜人皇皇

焉如邀羣工先正大夫君子而望助焉周人美

之鶴鳴白駒所繇繼鴻鴈而作也及誦崧高烝

民諸詩多賢之效爛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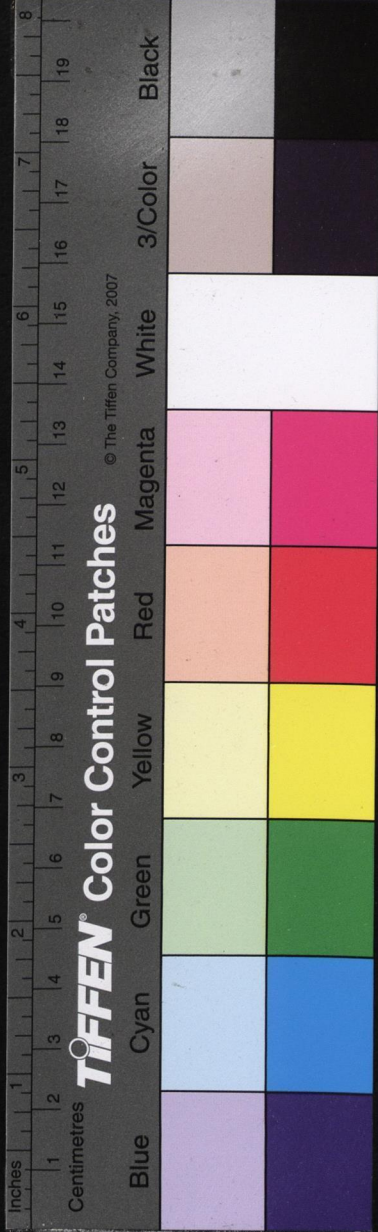
皇上瑩精泰道洞軫時艱屬者中原大侵

覽科臣所上饑民圖愀然改容不難出

內帑

使使者臨賑之

需澤周幄有鴻鴈之勞思而東西救寧何如六



月采芑邁宣王遠甚先是有

詔簡天下郡國士實大學一時雲蒸霧合集

闕下甚盛

上特允言官

請廣解額如庚午

詔書有加夫宣王第望空谷而思他山曾闕途

旁招如是哉油雲興而膏雨降棫樸茂而周楨

出中興之符厥惟

今日故臣自受

命以來澄神滌慮單日夜之力從事幅尺間無

寧謂幅尺足以相士士之才具此非此無從得

士

明興二百年來公車之牘纍纍諸鬼瑣亡論其

卓犖特著者厯厯可指數也大都真才難遇竅

言難信博收而精求之臣猶恐不得士蓋聞公

旦之好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

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

者千餘人公曰吾於是得三十焉以正吾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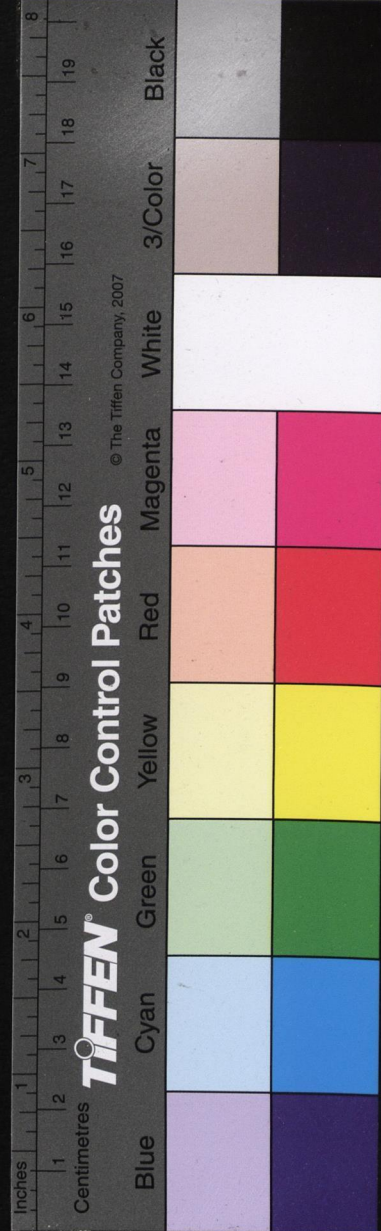


定天下夫取之千百人而僅得三士得士若斯之難也語有之才過萬人謂之英過千人謂之俊一邑之俊於郡爲輩一郡之俊於天下爲衆如所稱正身定天下也者乃天下才也誠天下才得三士已盛矣惟茲

畿服首善賢關輻輳

上所薪樵與士之應弓旌而來者何啻百千人臣之顓望寧渠得三脫不其然卽今日所舉不必賢於昔日執是以問舉者何以正身何以定

天下不知所置對臣又安得無懼夫釜槩之於量也不能容於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及其所不至才品不同臣亦安能槩責諸士乃心之精神則無不可自盡者精神一耳注於目與爲明注於耳與爲聰聰明合而成聖故有目不以私視有耳不以私聽爲人主則忘其身急天下則忘其家其精神顓也不顓則欲湛之而蕩金注之而昏世故擾之而移心於何有臣乃今幾望多士中有山甫申伯其人翼贊



中興之烈申伯之詩曰柔惠且直山甫之詩曰  
 小心翼翼夫士宜何處焉臣願多士之盡乃心  
 也且士方始進時譬之處子貞心猶在無何而  
 巧宦之說一中靡然改步初終若兩人心然夫  
 兩心不可以事一君臣又願多士無弁髦其初  
 心也人亦有言雖有貞女不廢醮戒臣所為醮  
 戒者止此矣異日者臣以此徵士而使臣滋不  
 敢信士負在士士以此徵臣而使士亦不敢信  
臣負在臣昔狄仁傑不植私門桃李而元澹願  
 備門下藥石天下兩避之臣與士交相勉哉庶  
 幾兩無負也則茲舉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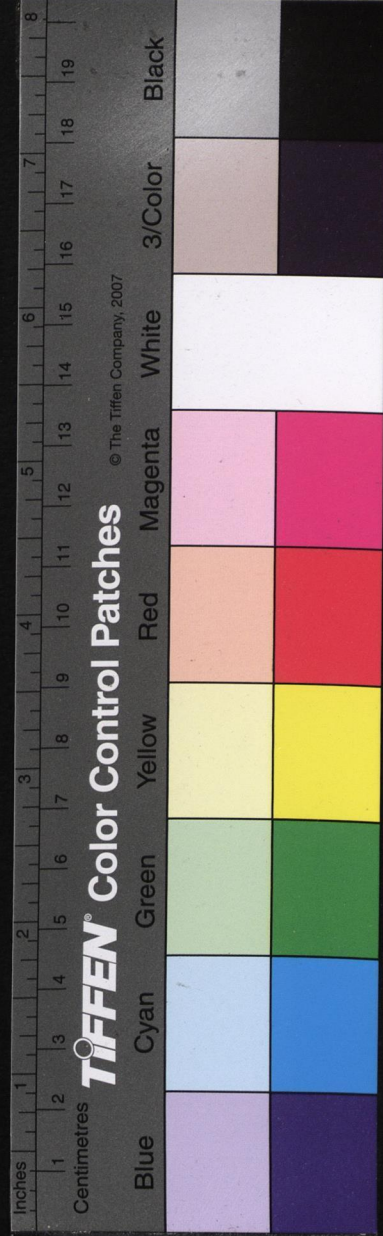
武舉錄後序乙未程錄

臣應秋文質亡所底往

畿闡之役猶得操故業程士士之效不效尚未  
 敢知迺

上又念材官介士方倚辦至亟故事騎射畢宜  
 校方略屬

命臣暨臣廷機綜試之越俎籌兵臣益懼弗任





則相與矢心從事奉

功令惟謹籍既成臣乃伏而歎曰頃方內多故國家騎重武矣虎臣貔士奮袂而起勲名宜莫如此時而說者謂今武士業自輕雖令孫吳挾筴衛霍挾技猶不能與文吏爭衡況乃竄迹匿端猥瑣不可問論將故難大都承平久上下相蒙士卽才無心表效卽不才猶工覆露夫士自輕如是是以難也今

天子宵旰封疆拊髀頗牧得時則駕士不可謂無遭茲所甄士材勇疇策人人各自以爲能臣亦竊沾沾喜以爲能得士已自深惟語有之得一士勝百萬師蓋其重也

國家三歲一舉士士之舉于時者意其人皆投筆請纓思一得當以自建樹者也後先薦書具在按籍而覆之其可當百萬師者幾人哉屬者邊境繹騷烽火歲歲無息當軸者持籌扼腕動稱乏才至屢

上屢



詔廷臣舉材官異等任將帥者夫本設科羅士以需緩急一旦有警乃徬徨不知所倚

國家又安用張無目之羅以招腹背之羽而虛糜

縣官爲夫勾粵之幹加之駭駑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不者無以當魯縞蜚影之劍以之批剗則千里之內不留行不者無以應鴻毛孰是歎將難臣安得無廩廩夫有才而不當其用與無才同責在上始以才舉而終以不才斥今天下

弁髦士不足用責在士才不才之間士所自爲重輕也宜何處焉乃臣所患士非無其才無其心今夫天下柔弱莫如水然而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滔蕩可以頽山陵澎湃可以劇金石何則所向一也故心誠一卽庸人可慷慨而奏功不一雖猛士不免遲疑而失利法曰勝兵似水又曰疑志不可以應敵而多士獨不聞乎則奈何不一乃心心之不一其故在欲與害之交戰而臣竊謂欲爲甚蓋自使貪之說出往往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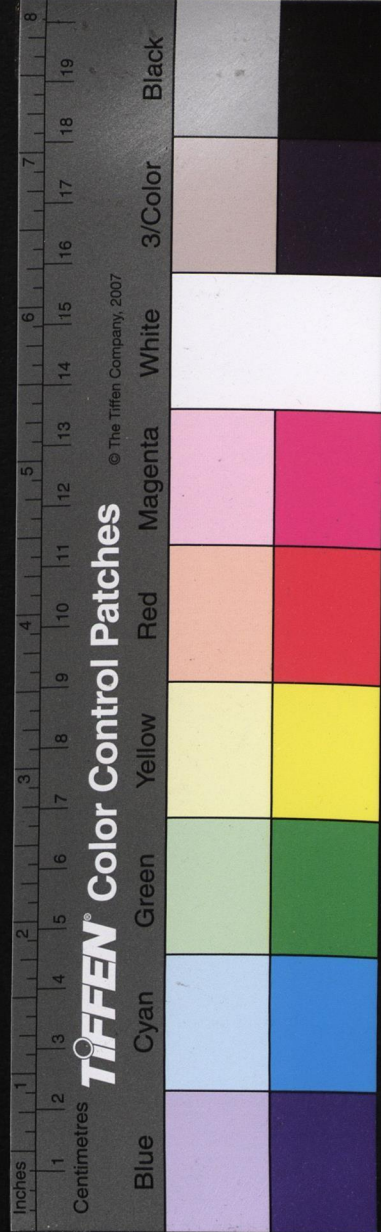


議文而薄誅武無亦謂廉者不必才才者不能  
爲廉乎臣愚不知其解夫貪非獨封殖之謂也  
貪得不已必且貪功貪功不已必且貪生夫人  
心一耳得與失之心踣爲兩而失不勝得冒功  
與蔽過之心又踣爲兩而過不勝功進死與退  
生之心又踣爲兩而死不勝生則此一掬之地  
怔怔營營爭鶩鬪捷惟欲是圖而皇及於公家  
上方重懲墨吏簿責不少貸維茲材武士  
上特借三尺寬之乃士胡可自寬也兔置之詩

曰公侯干城而其卒章重之以腹心書云文武  
則亦有熊羆不二心之臣夫惟名利生歿不入  
於心乃稱不二心夫惟不二心乃可以任腹心  
而士滋重臣故與諸士約曰腹心惟爾不二心  
惟爾異日得藉手爲  
國家干城臣媮快矣

擬會試錄序

萬曆二十三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士挾筴待  
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屆期禮部尚書臣某侍郎



臣某臣某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某偕臣某典試事臣竊念經術淺薄行

能無異不自意誤蒙

恩渥

召起田間參預

幾筦力微肩鉅卽捐糜仁足稱塞輒思藉手登

賢庶幾報萬分一顧臣曩待罪史局曾未嘗一

當禮闈分任程士之役迺茲

特命臣兼總六藝品隲天下士任滋重臣又滋

懼不勝既入院率共事詔臣矢天相戒慚得真

才以不負

上任使已伏而深惟

上方側席思賢天下士觀化象指被濯有加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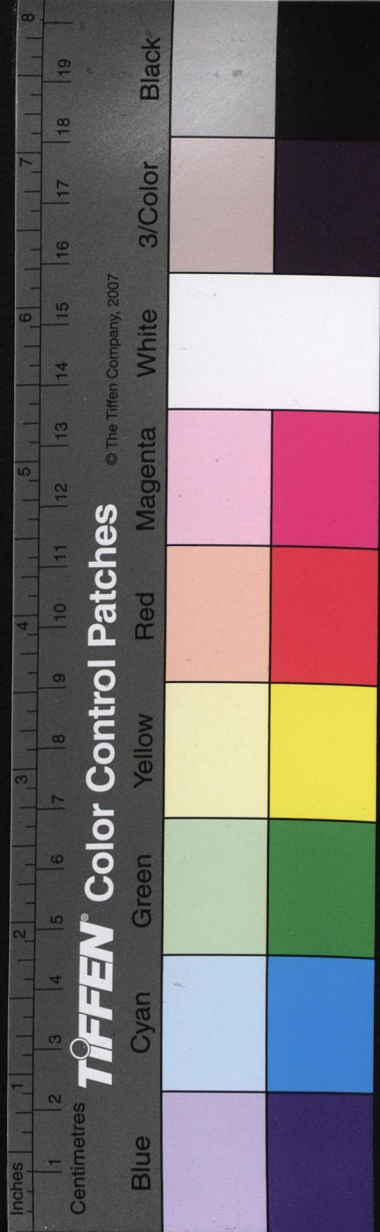
令弁髦 功令猶然暇常株故不稱

上風厲蒐羅至意寧汜負

上亦負士又何以責士臣以不負

上也故臣益用廩廩不厭更新畢臣之愚似加

恣加詳焉夫錄文代擬不無夙構夙構卽不無



他泄于是弊竇百出矣

簡書森嚴如星日而祗以習故難更坐令

詔旨不信奚以風士故臣命題與諸臣探筴决

之卽五策率臨期實問亡預擬者摘文不如効

實合三試一切盡錄十文以申草野先資之獻

毋敢藻飾以涉欺罔今錄具在可按而觀也有

詔釐正文體不啻二五申矣主司者疇不謂黜

裔怪進雅馴然明以正求之而陰以竒收之士

請主司直謾我爾夫安得不竭蹶爲竒也故臣

今校文不復操空言謾士遵

制額收三百人言人人殊大都原本典籍根極

理要不爾雖竒文蔚起悉擯弗錄矯偏不嫌過

正庶幾多士回心而易嚮今幅尺具在可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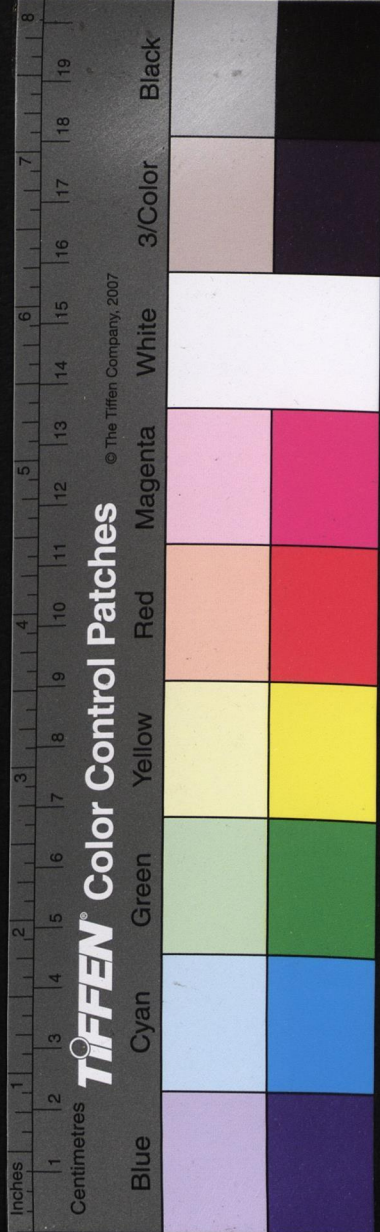
閱也故事各經分房校之房受若干卷而所收

雋各盈其額而止卷多寡同而好醜異安能令

卷與額各相當也一屬鈐記遂分畛域于是或

不勝收或收而不及格操瑟濫竽兩亡當矣故

臣今分卷初不編房各先甄擇文之中程者復



總餘卷錯綜之彼此互參既如

制始鈐記曰某某所取士庶哀此益彼不佚不

濫蓋臣與諸臣顯日夜之力繙校不休冀一洗

積習用光盛典臣所爲不負士報

上在此明教士不欺自今始也雖然臣不負士

易特求於文之內士不負臣難將効於文之外

國家當熙洽之期

聖明在宥衆正畢登士幸逢不諱之

朝爭修君子之節詎不稱隆際哉乃臣竊有槩

爲人心士風寔關世道世隆則實行勝世降則

文辭勝有奇文必有奇事有奇事必有奇政忠

信薄矣忠信薄則胸臆恣行浮夸靡實甚者矯

競爲慙而競彌甚矯黷爲介而黷彌甚矯悞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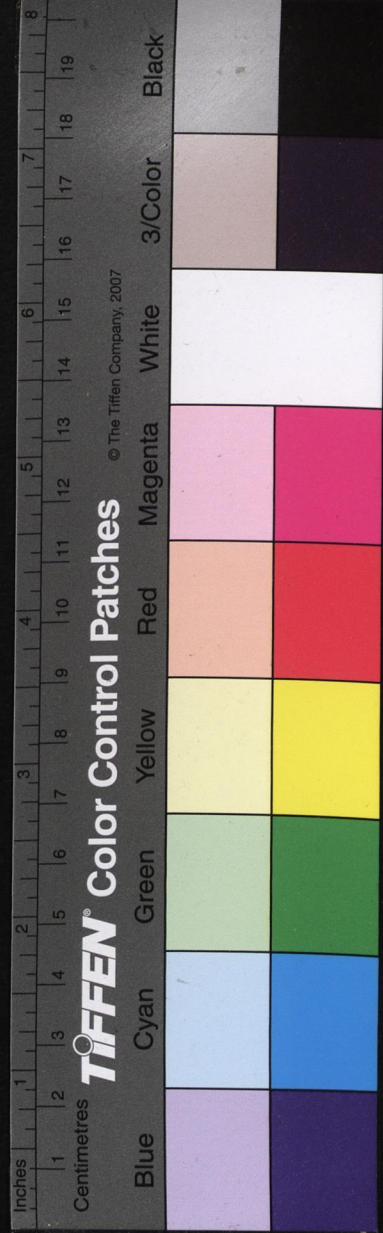
任而悞彌甚矯調爲直而調彌甚名引而高於

九天實引而下於九淵茅靡波流莫知所底臣

重憂之諸士初離奧渫羶途未涉于足豔趣未

櫻其心寧詎有此然行且受事展錯矣世味易

染初服難持寧亡有如前所云者有之則士負



臣臣不敢知夫士能謾主司以文不能謾官守以事今

上淵默致理鏡照忠邪日且綜覈名實嘉與天下更始清評在下

國憲在上即有小人疇能逃之臣所患不在小

人患夫小人者竄而附于君子爾盖昔之患正

與邪分轡而馳今之患邪與正同驪而騁昔之

小人顯出不肖之行今之君子或陰蓄不肖之

心臣俯仰今昔未喻一紀不知風所自始而浸

淫至此故夫外示冲夷中藏悻懣臣不謂恬抗

節釣名舍小取大臣不謂介喜功好事舞智善

權臣不謂任攘臂於闔捷而縮胸於規逃臣不

謂直語有之峴峴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才無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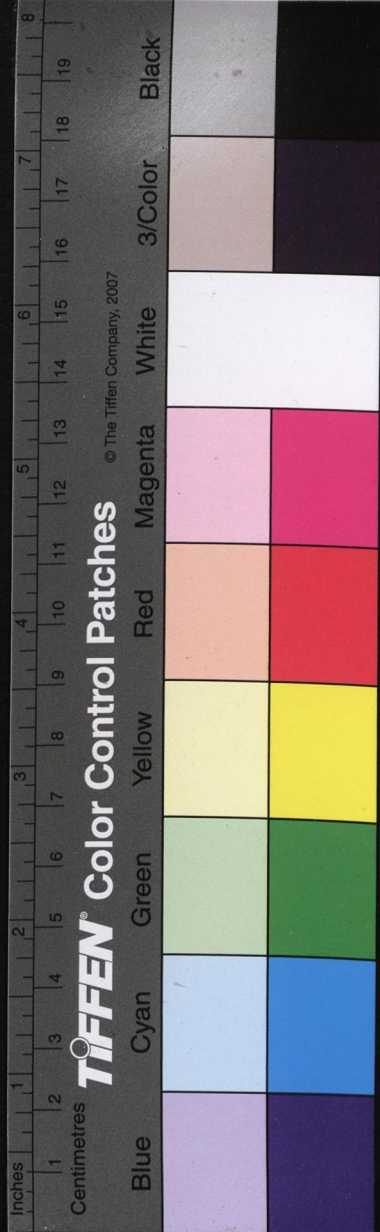
長器無鴻細祛偽稟真均適于用藉令石中而

玉表驚質而驥文一試之震撼之衝迂捷之徑

聲實不相覆而本末敗矣士如此

國家何賴焉臣故願諸士為君子尤願諸士為

真君子不願諸士顯為小人尤不願諸士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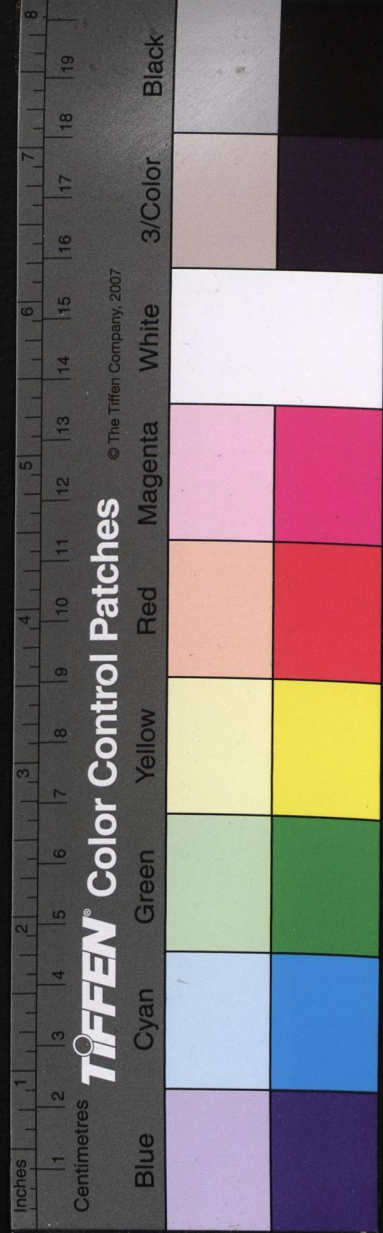
小人居身不蘄卓詭蘄於實修居官不蘄崇臚  
斷於實功庶幾盡挽澆風還之大道是臣所爲  
教士不欺乃真不欺也將今後之人按藉而稱  
是主司所不難一洗積習以風厲蒐羅今果收  
得士之效於制科爲獨盛則臣與士兩無負而  
士與臣兩不負  
上也臣得藉手以報矣

畿南武舉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乙酉冬十月柱史某公試畿南武舉如故

事四郡之士曳組練貫弓矢挾策而進蘄一得  
當于有司鱗相湊也三試之而錄成某不佞職  
封疆後當序末簡乃颺言曰維茲四郡蓋古趙  
魏之域云某嘗攷覽載記竊有概于漢帝之思  
頗牧也曰嗟乎夫士遭時邁主奮績揚名詎不  
甚艱難哉蓋世必有非常之士而後可以圖功  
必有非常之主而後可以得士非常者常人之  
所不數數覲也而幾望萬一之遇以爲奇志士  
所爲扼腕而歎英主所爲拊髀而思也且夫冀





北馬擅天下自古記之矣何以擅天下也以有  
馬也其以天下馬稱何也夫非謂過都歷  
塊焮騰蠶軼一瞬而至千里乎然當其服鹽車  
而垂首太行之坂馬與駑輕等耳及伯樂顧而  
哀之迺始俯而噴仰而鳴而躍然有當乎知已  
也世故豔稱之曰伯樂善識馬噫繫何卓詭也  
夫士也亦有天下士焉居常伏軾結鞞躡蹻擔  
簦相擊錯于道其心曷一日忘知已哉誠其超  
軼絕塵天下無良馬而不遇伯樂則有司過有

如斯弛瓘駕不中繩鈎而曰世無伯樂也則士  
亦過某固於茲舉卜之矣方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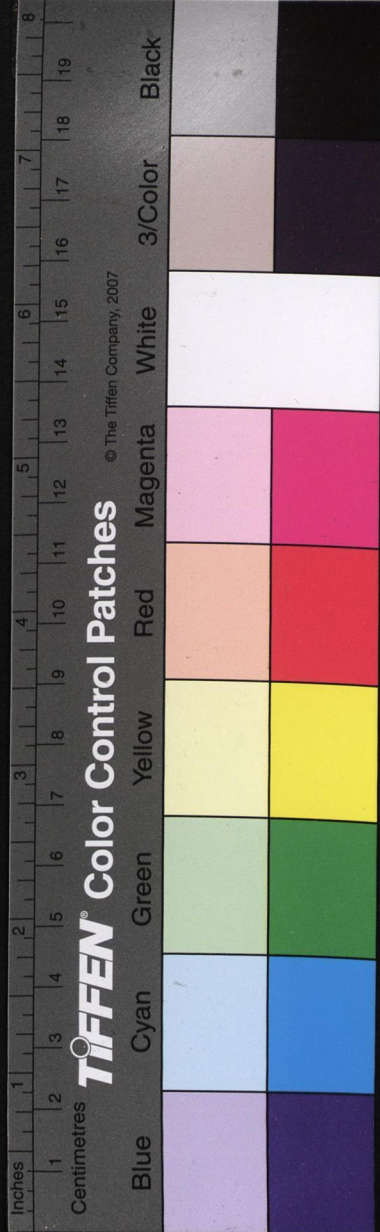
會朝清明邊鄙不聳卽材官蹶張謀臣石畫安  
所受事我

皇上聖武天授軫先桑土曩歲

諭公卿百執事令各舉文武大臣有將略任斧  
鉞者時推轂之間者風占小異輒

申飭邊臣擊刁斗謹斥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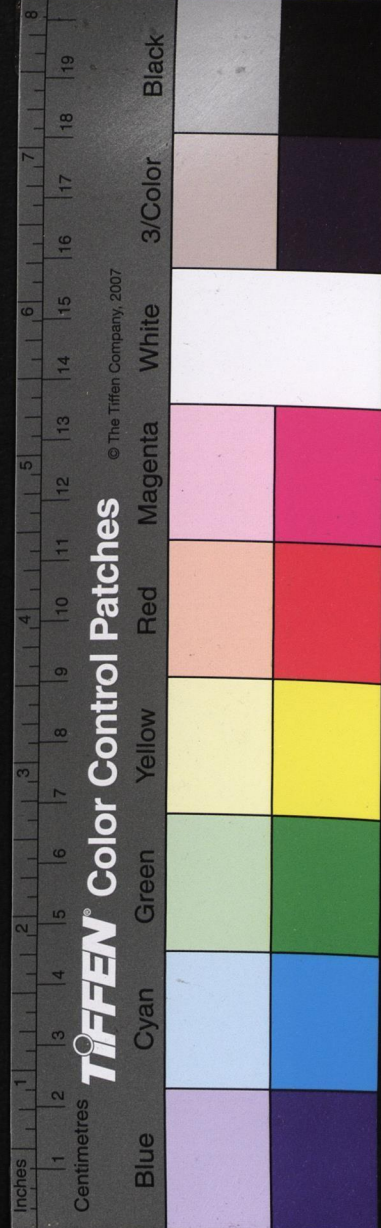
駕幸



山陵重念介士良家子奔走勞  
詔予之繼錢有加

上所意指士務則而象之斯騏驥之一時也故  
某之望曰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至庶幾有如  
天下士也者旦暮遇之乎而某不敢知也則懣  
然有深懼焉夫趙魏故多慷慨大略之士節俠  
名聞天下公子監門之遺風在焉方楚項破秦  
鉅鹿間士之賈勇敢死者不可勝數其英烈猶  
凜凜也吳起尉繚以兵法著世世爲將門尸祝

河山如故精氣未裂某夫何懼故超乘挽疆星  
流電掣何懼乎不驍比耦射遠沒石決皆何懼  
乎不精出韜入鈐料變設奇何懼乎無筭某所  
懼者材非難盡心難也在昔周家思皇多士而  
所稱保乂則惟曰熊羆不二心之臣是賴何者  
士固未有忠誠弗二而不能畢力竭智佐縣官  
之急者也且而之先亦有之曹魯公潘代公並  
名將也兩公忠勇冠當代而兩氏之子若孫無  
不奮爲人主效忠者爛然簡策間此其人豈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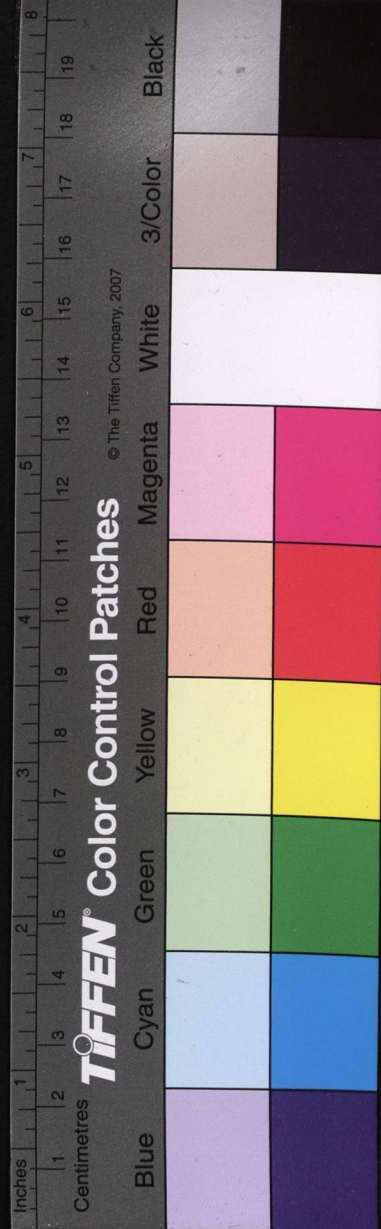


出兩將軍下哉而遇合過之也而獨不聞之乎  
諸士之翩翩進也行且建牙剖符位東第典禁  
密不亦分閫提封宣威萬里皆國家所倚爲干  
城腹心者也藉令授鉞則勇援枹則卻逐利則  
前致死則後外示仇厲而中情則縮浮慕方略  
而施用則諄此人臣而懷二心不忠者  
國家何利焉某所爲懔然懼也雖然士固自有  
心耳二則不盡盡則不二夫心胡不可盡之與  
有誠爲

國家得一盡心之士卽熊羆不二心之臣某  
庶幾見之世有指而稱曰柱史今之伯樂乎則  
茲舉有光藉矣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  
政事扶植名分其指歸於明典要以淑人心維  
世教而已故曰經者徑也常道也徑則約而易  
操常則正而可守聖人蓋逆睹天下與來世必  
有以奇袤之說簧鼓耳目昏蝕吾道而以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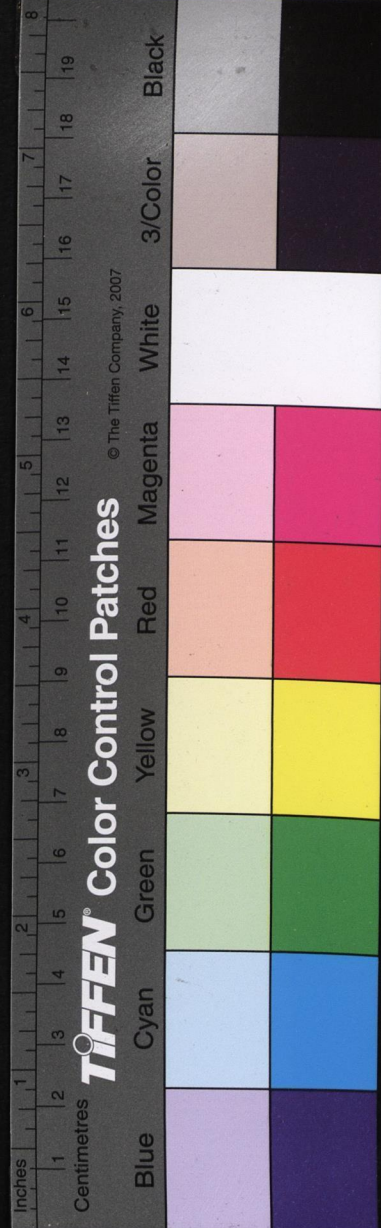
示學者之儀的也由天子而下而下而爲士非此無以治其身由士庶而上上而爲君非此無以治天下經之爲用顧不大哉自秦火烈而典籍燼蕩然幾無存者漢興除挾書之律迄于孝武益崇獎之詔諸子百家之書不列于學官不得與六藝並傳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聚族而譚經義矻矻窮年非其師說不稱當是時聖人之遺經炳然若揭日月而行中天噫其盛矣而蹊徑亦滋多焉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

甚且以其邯鄲之步馳驚于作者之涂句比字櫛而準之曰經學士大夫亦津津道之陽浮慕其名而陰謬盭其實時謂亂經譚者不察猥以經學相詬病欲絀訓故而盡廢之夫亂經誠足病也有如會文切理抉奧演義傾群言之瀝液折聚訟于要指一發簡粲然臚列瞭然指掌嚴如臨千載之上端拜而議又如林林萬家之市不勝異寶而惟所採取也若是則訓故之家豈不稱甚辨哉奈何廢之也故自十三經之赤幟



定而僭擬亂經者捫心却矣自註疏之指南出而勞紆稗說者批頰退矣夫經辟之裘葛梁菽然荷華若英非不至奇而以之衷身孰與裘葛玉髓赤芝非不甚異而以之衛生孰與梁菽註疏者所以訓天下梁菽葛裘之宜而羽翼聖經者也今諸子百家之書充斥闐闐瑰異之觀不可縷指藉令舉而厝之用則何異以畫筭占日以棘刺爲毋猴乎必亡當矣由斯以譚奇裘未足多而經術未可離也明經之體以達經之用

舍是書何以哉輓世學者白首而治一經以營進取旣進取矣又弁髦之疲精泐獵探人世所不見之書以驚博辯而視全經不啻贅癩間者剽其外邪昧其中局亦賣櫝之故智耳夫寶康匏而棄周鼎珍鏤玉而遺完璧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至此也余竊閔然不敏而謬志是書間爲訂其魚豕付剞劂氏重梓之以與好古者共焉若夫斲輪之說儻猶有進此者乎善學者自得之也余惡能知



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之微言懿行而史兢氏編次之以爲有天下者之龜鑑也夫皇王之軌遐哉愛乎靡得而尚云有唐三百年間宏亮鴻業惟貞觀號稱洵美說者謂比迹湯武治幾成康三五以降未之有也其語似溢然諦觀是編所載大都以聖武定鼎以叡文承歷約已而厚物尊本以任衆至其租庸府兵興義後刑炳炳麟麟照耀簡策間功莫偉焉德莫厚焉制度莫嘉焉用能脫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膏濡草萊樂業守屏稱事窮居鬼區髮首貫胸之長疇不延頸企踵回面內嚮豐年霽瑞史不絕書量輓絡輸貢之珍球以海卽齊桓匡合之勲孝文寬仁之化方斯蔑矣追本所始則當時碩輔察相自魏徵而下所爲左右盡規因事納款者率切直不諱而太宗亦嘔喻受之無難色其致理之隆藐前哲而冠來籍固其所也繇斯以譚夫以紹天闡繹如彼崇志懋烈如此尚不能廢蹇諤之

天闡繹如彼崇志懋烈如此尚不能廢蹇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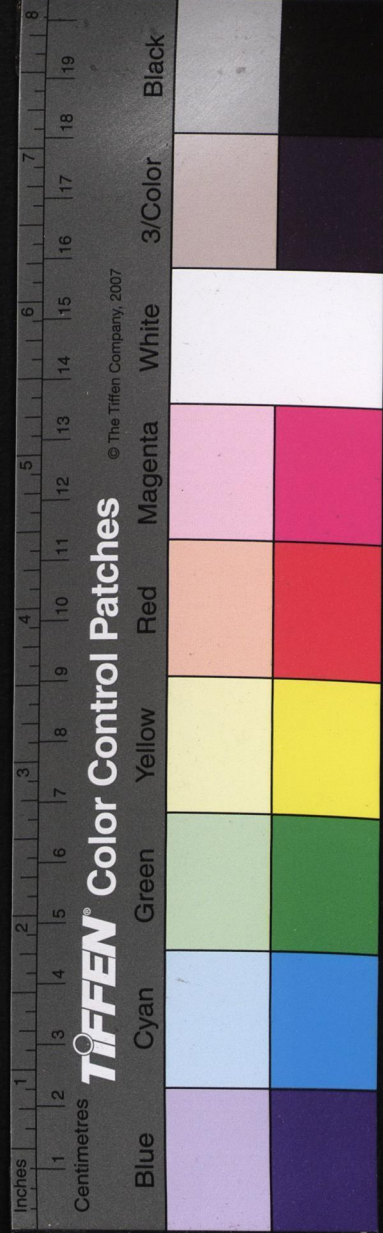


良弼輟憂危之苦辭治忽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侈豐樂拂耆長褊心獨運而易明哲所難者哉故曰才不半古而功以倍之其太宗之謂乎今夫委心納諫者欲治之主也竭智極慮者畢忠之臣也畢忠之臣何代無之欲治之主不世出耳主聖臣直太宗有焉豈非神明之式垂萬葉以爲統者哉藉令唐之孫子世守弗失卽至今存可也不然而繼唐有天下者率而循之神而化之繫何貞觀之足云迺遜孽今古獨茲專

美余甚悲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茲編所爲刻也雖然太宗當貞觀之季業已寢不如初信矣乎令德之難終也夫有天下之志者且然它何論耶或曰如子言是編亦糟魄也奚刻爲曰唯唯否否師其心奚書而糟魄也第迹耳已奚書而不糟魄也何必貞觀政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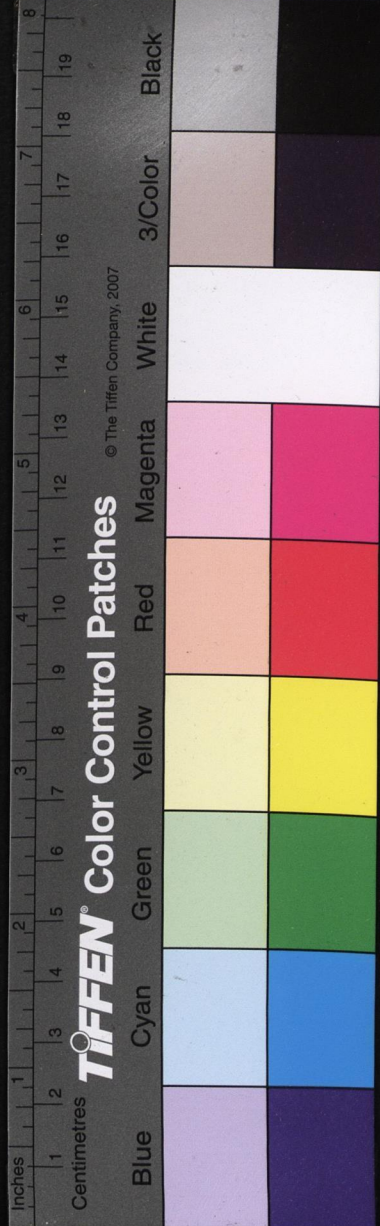
唐雅同聲序

自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而譚詩者嚴韻唐自貞觀以還變古爲五七言近體命之曰律而譚韻



者嚴律律之爲言法也法家故上嚴又於樂爲律律亦樂法也音各有倫毋相奪也唐去古未遠作者類博而精收非出古人語不譚故三百篇後惟唐音最雅至今爲詩家宗夫韻必宗沈卽詩必宗唐其致尚回然哉學不博古乃苟而之俚高者騁於其才之所近時軼而之險而雅道病雅病而詩亡矣吾邑三洲毛先生博雅君子也蚤謝公車杜門著書間取唐人近體諸家部分其韻而鱗次爲袞弁曰唐雅同聲鈔成而

毛先生捐賓客去蓋二十餘載令子自牧君長有識雅讀父書乃得出諸故篋中壽之梓予受而卒業焉竊有當乎毛先生之趣操審而功令嚴也曰深思哉作者乎客有溺其指者曰詩爲性情作耳吾適吾性情而足奈何句比字櫛必取唐人已成芻狗而尸祝之乃稱詩哉予笑曰然客不北走燕南走粵乎將之燕則必泛彭蠡沿大江沂淮達濟而入滹沱將之粵則必度五嶺逾八桂而躑躅於石門銅柱之間夫道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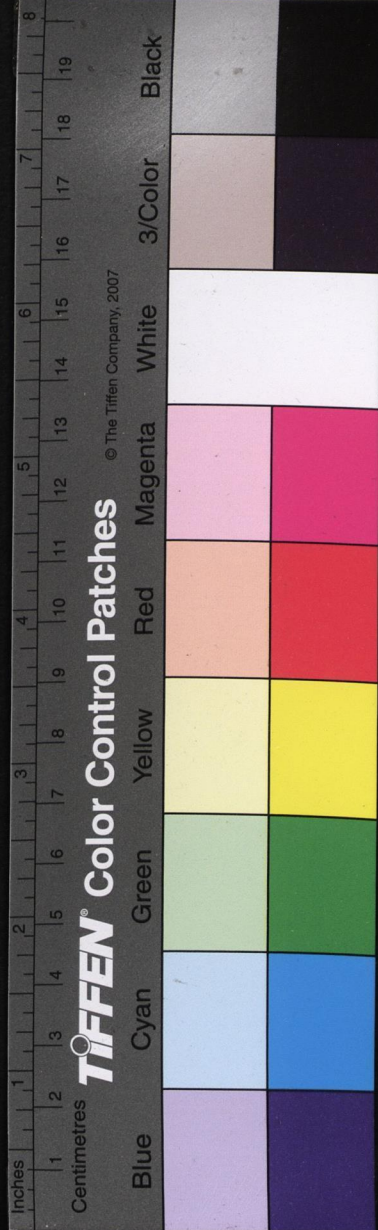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蘇州府志  
卷之五  
三十一

攸適也假令欲適燕而粵其轅卽卒世寧有至哉茲編也其猶適燕粵之道也乎如曰詩不必唐韻寧必沈嚴於韻而寬於詩吾未見其可也余故病易譚詩者之亂雅而有當乎毛先生也毛先生詩具在別刻中予自銓視最淺無能爲毛先生名高迹所標尚業非唐人語弗出矣自牧君非董董讀父書者亟於成先志爲不朽孝子之用心也夫亦異乎世所稱佳公子者韻凡上下平詩凡五七言各律總爲編如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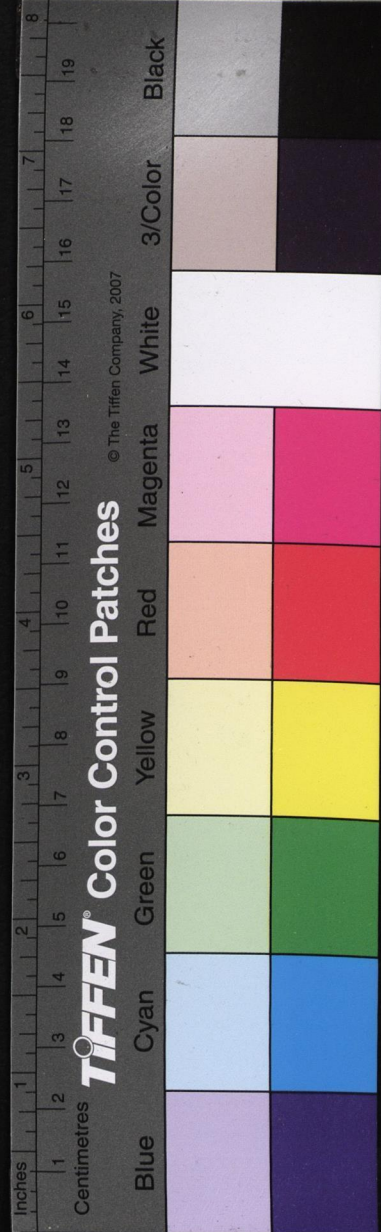
刻泰和周先生遺集序

夫忠義之根於人心而不可解也天性也死生亦大矣不可謂非性也夫人莫不知生之爲樂而不知夫得死之樂賢於生也人莫不知死之爲榮而不勝其榮生之念甚於死也誠知夫死之賢於生而辱生之不如其死也方且甘之若飴方且視之如歸而暇計夫悅生而惡死今夫烈女歿貞一醮不改烈士歿義委命一諾彼特以名爲天而心猶許之特以義不食其言而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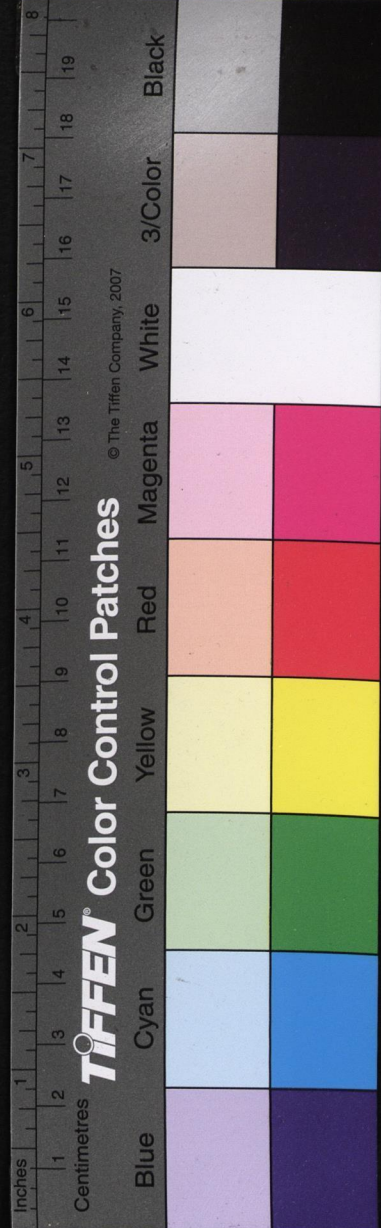
猶殉之而況其重乎君臣天地之大義也歿生  
命也其猶夜旦之相代乎前未始有極也乃  
毅然存亡之塗而卷戀於決絕之際尚得謂之  
丈夫乎儒者闇於大較而以成敗論天下士曰  
歿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夫歿何容易也伯夷  
之與尚父較隆論烈其不可同年而稱也明甚  
至論啻之忠臣將屬之夷乎屬之尚乎義莫重  
於綱常而天下爲輕功莫大於存綱常而濟天  
下爲小故有形之成事易見無形之成事難知

也而固以其倖成之心文其幸生之心以其一  
時之成逃其萬世之毀至有借匹夫溝瀆之說  
謂歿爲無益奚取於徒歿以立名者於乎彼其  
身之不有而斬乎人名之邪斬乎人不名之邪  
夫歿何容易也當靖難時泰和周先生之歿何  
烈烈也先生事建文君官不過紀善職不過藩  
吏非有深知殊恩之締結也非有專城尺符之  
委授也非有簡書文檄之相譙擿也又非若易  
姓革命之必不可逃也分在於無專成無專敗



之間而情介於可以生可以死之際先生直以大義自決奮身而死雖其忠憤天性哉蓋亦繇所養矣觀其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狀慷慨激烈犯衆怒而不爲動其述懷詩有曰我有兩龍劔閱世三千秋堅剛出百煉苔色古而幽清光不可掩夜夜衝斗牛願持獻天子得斬佞臣頭嗚呼讀先生之詩者可以得先生之槩乎非其知明審固天壽不貳胡能卒卒立解若詛盟而委結之不可奪也孟子曰善養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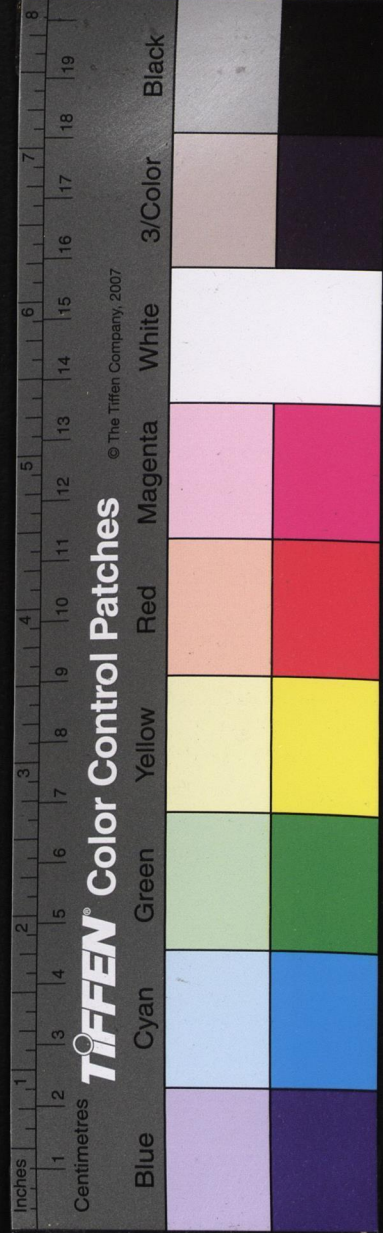
浩然之氣意者先生進於是耶一時歿事諸臣吾鄉最多而修撰王公良教諭王公省又皆余里中人其事與先生相類今幾二百年所朝家卹忠之典闕焉未稱先生所著有詩小序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進思集書總若干種亦或傳或不傳今其存者屢十一藏於家曰菑蕘集先生所自名也先生之孫吳令某謀駸諸梓而屬秋爲之序秋曰昔穆叔以言爲不朽傳言也其不可傳者其人與骨俱朽



矣先生鋒鏑外歛精神內朗其英忠竣節可以  
參三光而與天地爲常百世之下有聞風興起  
者猶旦莫遇之也惡用言傳先生其以此爲贅  
瘡乎雖然弓劍括捲先人之手澤存焉匣而藏  
之重之至也矧其遺書也乎哉讀其書而愀然  
見容適然動色求忠於孝吳令之用心可睹矣  
茲刻胡可已也而秋生先生之鄉托其名以不  
朽亦與有榮藉也夫

燕山蕭氏族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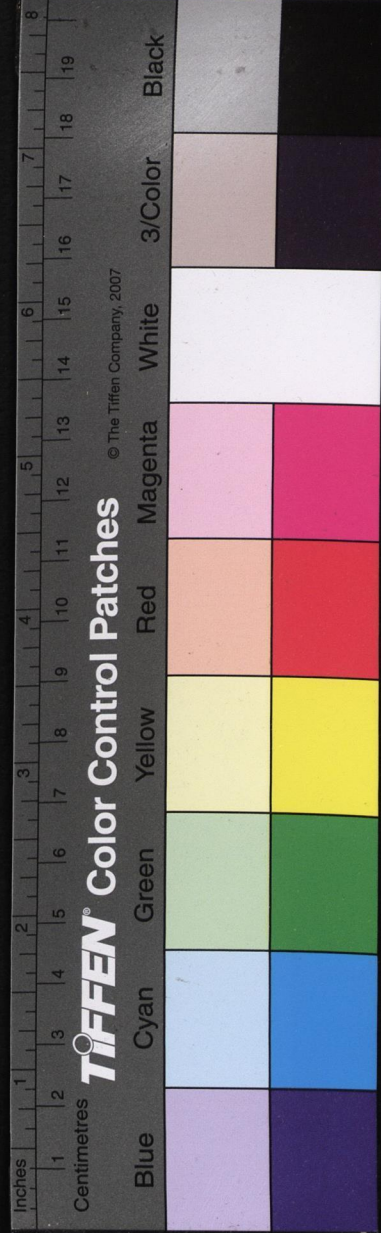
江以南故重族世家右姓以祠廟文獻相矜詡  
則邈其族之所肇分者爲祖而下逮其祖之所  
出支分派別犁然若統紀之相屬而不相淆系  
之曰族譜譜譜吾祖也繇吾祖而下無纖卑必  
勿出出吾祖而外無顯鉅必勿入其事主聯而  
其義主辨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蓋其慎也自閭  
巷侈譚華胃昏媾之家眎門戶爲甲乙于是重  
族者亟重閥閱重族則欲核重閥閱則欲張核  
者尚嚴張者尚寬積尚成俗其所漸然哉故譜



之敵也燕說於逖引觴濫於旁傳權藉聲倚胡  
貊可稱同父至視其族之人蜡社不相通急苦  
不相卹甚者老死不相往來不啻若楚與越夫  
重于彼不重于此事有必至無足恠也倘然後  
之視譜亦猶越人之視章甫耳譜雖具奚貴哉  
吾邑燕山蕭氏故稱著族其先世服詩書而競  
禮義代有隱行其貴顯則自司馬公岳峰先生  
始也司馬公之顯起泰安其以燕山徙箸也自  
先司馬始也先司馬而上廬井封丘纍纍具籍

燕山燕山之址徙自廬陵肇居士林從士林而  
來以至泰安指可掬也系謀最爲章徹族人子  
弟歲時起居泰安自其先司馬時抵今如一日  
今司馬公方奉

綸書函其冠簪袍帶俎豆先人墓下憫然南陔  
之感作而曰遠者不明明者不遠當吾世而亡  
所表術來則何徵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已乃命諸子弟訪於族之遺老故乘作燕山  
譜遡遷斷自士林著代肇稱遷祖蓋迹其具存



而章徹者不遜引於其所不知不旁傳於其所不信先尊祖而後收族示所重也譜成劉子受而卒業焉歎曰作譜者其知史乎史以載迹不紀實不爲信史譜以考世不傳信不爲實譜茲譜也纚而核質而辨義例嚴而情志備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乎至深厚矣卽謂之家史也亦宜且予聞之也君子非合族之難範族之難也非範族之難以身範之難也司馬公彪炳中外歸然爲世鉅人而內行馴謹燕山長者其人率樵營愿樸名不出于闡闡司馬公常折節下之勞問無已時子弟來者煦育不異所出時時以孝弟力田爲訓誡以範若彼其爲譜又若此安知族之人不有瞿然顧化如萬石君家之風乎何必縮金紆玉乘堅策駟乃稱亢宗哉夫鸛鳴不  
同族而化螺蛉不同類而肖維其有之是以飲之司馬公蓋有之矣將無似乎予嘉作者之志而因以告燕山之與是譜者故爲之序

層山郭氏重修族譜序

